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

冬天里的春天

李国文

大奖作品丛书



90220674

李国文

冬天里的春天

主编：

唐达成 蔡葵

副主编：

邓光东 关小群



书 名: 冬天里的春天

作 者: 李国文

责任编辑: 黄朝晖

出 版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27.375 字 数: 62 万

版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001—4000

定 价: 34.00 元 ISBN7 - 80579 - 991 - 1/1·810

邮政编码: 330002 电话: 0791 - 8503450 850395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前言

当代文学史家常把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以前这个阶段称为“十七年文学”，这期间产生了《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和《林海雪原》等许多著名的优秀作品，形成了当代长篇小说的第一次高潮，也是我国新文学取得很大开拓和进展的一个时期。事有巧合，从1981年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先驱茅盾先生遗愿设立茅盾文学奖到现在，正好又是一个“十七年”，又形成了长篇小说的第二个高潮。这“十七年”比前“十七年”更呈现了蓬勃发展、繁荣活跃的新局面，各种文学作品成倍增长，尤其突出的是长篇小说年产量几乎是以几何级数在递增，近年已猛增至七八百部，一年的出版量已是前“十七年”总数的三倍多，在艺术质量上也有显著的提高和突破，其具体标志和代表作品，就是已经举办了四届的茅盾文学奖的二十部获奖作品，和其他一些优秀作品。

茅盾文学奖是我国目前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是为了推出和褒奖优秀的长篇创作，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提高我们民族的精神素质为宗旨而设立的。评奖的主要原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向，体现时代精神，坚持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推出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丰厚审美意蕴的作品。茅盾文学奖每三、五年评选一次，1982年底公布了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巍

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莫应丰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古华的《芙蓉镇》，共六部。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于1985年底揭晓，有三部作品获奖：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修改本)，和刘心武的《钟鼓楼》。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于1991年3月公布，正式获奖作品五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凌力的《少年天子》，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另有两部作品获荣誉奖：老将军肖克的《浴血罗霄》，和已故徐兴业教授的《金瓯缺》。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于1997年底揭晓，四部作品获此殊荣：王火的《战争和人》，陈忠实的《白鹿原》(修订本)，刘斯奋的《白门柳》(一、二部)，刘玉民的《骚动之秋》。这四届一共评出二十部获奖作品，是这个时期长篇创作的重要成果。

评奖是选择，是对一定时期众多作品的筛选。评奖更是倡导，它不仅是对过去创作的回顾，还是对今后创作的示范和鼓励。评奖又是小结，它不仅选出几部获奖作品，还应反映出创作发展的态势和水平。真正有影响的文学大奖，应该反映出创作的最高水平，应该是文学战线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任何奖项又都有自己宗旨所强调的重点和局限，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即使最公正最权威的奖项，也会遗漏某些优秀之作，或是存在其他问题。但是这几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应该说绝大多数都是精品力作，或是某个方面颇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作品。

长篇小说以其能包容广博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意蕴，并可吸收多种文艺形式于自身，而在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为人们所重视。那么作为长篇小说中选拔出来的精品力作，更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文艺发展的标志，并代表了文艺繁荣的方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部艺术精品往往能教育几代人的

成长,它在艺术上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也要超过一般作品许多倍,所以获奖虽已过去,成就却惠及当今和未来。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一贯重视长篇小说创作,出版了许多优秀作品。为了进一步落实1994年底江泽民同志关于繁荣长篇小说、影视文学和少儿作品的指示,他们除积极组织新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工作外,又筹划编辑出版这套《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想把原来好几家出版社分别出版的获奖作品汇总出版,意在整体地重视这批精品力作的风采,进一步扩大它们的社会影响,发挥它们思想教育和艺术借鉴的作用,读者也可以得到一套完整的获奖丛书得以长读和珍藏。这是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推动文艺全面繁荣的有效方式,也是有利于长远的文化建设,重建文学基础工程的重要举措。所以去年夏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年青有为的编辑同志向我介绍他们的构想时,我就很钦佩和赞赏他们实施这项工程的远见卓识。出版社又因我曾参加茅盾文学奖一至四届的初选读书班,和三、四两届评委的工作,情况较为熟悉,邀我参加这项工作,我因力薄才疏怕不能胜任,建议唐达成同志主持。现在首先推出三部获奖作品: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这是写抗日战争到粉碎“四人帮”四十年来革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小说,它以时序颠倒的戏剧结构和心理小说的意识流手法,更给人以独特的艺术感受。另一部是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它以抗日初期国民党为阻挡日寇进攻、竟炸开黄河使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为背景,描绘了一幅中原农民生活的巨型历史画卷。还有一部是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这是一部反映我国当前工业建设中改革与反改革斗争的作品,它以尖锐的描写和激越的感情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的赞赏。为了帮助一般读者更好理解作家作品,这次出版时除小说文本以外,我们

还组织了新写的评论文章,并附了作家的简介和创作谈,希望能对大家有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蔡 葵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北京。

作家简介

李国文，男，原籍江苏盐城，1930年生于上海，童年在故乡盐城革命根据地度过。在上海读高中时参加学生运动，1947年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习。1949年到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研究部工作，1950年到天津铁路文工团工作，抗美援朝时期任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创作员。1954年任铁道部总工会宣传部文艺编辑。1957年因发表短篇小说《改选》错划右派。

新时期复出后，一直勤奋笔耕且成绩卓著。他的《涅槃》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月食》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在改革文学的大潮中，他又写出优秀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并连续发表了系列短篇《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均得到评论界的好评。

目录

出版前言 蔡 葵(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20)

第三章 (310)

第四章 (472)

第五章 (650)

我的歌

——谈《冬天里的春天》的写作 (844)

《冬天里的春天》和李国文的小说创作 何西来(851)

第一章

—

沉沉的大雾，似乎永远也不会消散地弥漫着，笼罩在石湖上空。迷迷濛濛，浑浑沌沌，任什么都看不出来，若不是咿咿呀呀的桨声，船头逆浪的水声，和远处湖村稀疏的、不甚响亮的鞭炮声，真会以为是一个死去的世界。那劈脸而来的浓雾，有时凝聚成团，有时飘洒如雨，有时稠得使人感到窒息难受，有时丝丝缕缕地游动着，似乎松散开了，眼前留出一点可以回旋的空际。但是，未容喘息功夫，顷刻间，更浓更密的雾团又将人紧紧裹住。

这石湖上冬末的晨雾，愈接近天亮时分，也愈浓烈，仿佛什么活生生的、有性格的东西，定要死乞白赖地缠住不松不放。这使得那位扶着船舱篷顶站立眺望的游击队女指导员，满脸恼怒，焦躁不安。她简直恨透了这密密麻麻不消不散的浓雾，那对明亮的眸子，无论怎样努力，也看不出三步以

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她现在恨不能插翅飞上湖心的沙洲，因为情况突然间变得这样紧急，时间对她来讲，不但意味着亲人的生命，同时还攸关着整个游击支队的命运。然而，老天偏偏作对，在这大年初一的早晨，下起了没完没了的大雾，挡住了视线，辨别不清方向。而且芦苇丛中密如蛛网的河道，完全有可能搅昏了头，以致迷了路。

“老晚哥，路没错吧？”

“不能！”那个俯着身子吭哧吭哧划船的人回答着。他瞟了一眼她腰间挎着的匣枪，不由得心中一冷。那枪上的红缨，虽然已经陈旧，颜色不那样鲜艳了，但是却在提醒他，对待这样一个简直可以说是“杀星”的女人，还是以小心谨慎侍候为宜。所以压住他那爱唠叨的舌头，只拣最简单的字眼答复她的问题。

“那你加把劲，快点划！”

“打我出娘胎，也不曾这样卖过力气。”

“你早就该这样踏踏实实地做人啦！四姐，她够可怜的你，一个当哥的，指着妹妹养活过日子，不成材啊！”

老晚沉重地叹了口气。

突然间，那对漆黑闪亮的瞳人逼视着这个划船的人，尽管是雾天，朦朦胧胧，但那刺人的光芒，似乎穿透老晚的心：“是他划走了我的舢板，你实说！”

“嗯！”老晚艰难地点点头，显然，他不敢对她撒谎。

“他没告诉你去哪？”那声调听来十分严厉，只吓得这个划船人一连气地说了几个“没有”，矢口否认地晃着脑袋。

“他自然不会说给你听的。”这一点，她完全相信，如果他真的说出了他的去向，倒是值得认真考虑，没准可能是引入歧途的迷魂阵呢！她又凝视着密如屏障，挡在眼前的雾，不由得思索

那个被她斗败了的对手，趁着她暂时离开的功夫，竟驾着舢板先走一步，会到什么地方去呢？又有可能搞些什么名堂呢？如同这看不透的浓雾一样，难以揣摸得出他的意图。当然有可能投靠敌人，背叛支队，至少可以毫不费力地说出受伤的游击队长在沙洲上的什么地方躲藏着。那是很有价值的情报，敌人正撒出许多武装特务在遍地寻找呢！立刻，她仿佛在雾里看到了这样一个场面：那个背叛了革命的家伙，带领着保安团朝沙洲密林的腹地行进，企图一下子捉个活的，好去领功请赏……想到这里，她不觉出了一身冷汗，赶紧催着老晚：“快点，再快点！”无论如何要抢在他的前头。她明白，只要游击队长落到敌人手里，决无生还之理，而且那也表明，石湖支队这一下可就真的垮了。所以，她不得不咬了咬牙，从怀里掏出那珍藏的五块银元，放在老晚脸前的船舱板上，几乎是央告地对他说：“你不会白给革命尽力的，求求你，老晚哥，帮帮我们游击队的忙吧！”

老晚起小就在石湖上载客运货，还是有生以来头一回见到这么丰厚的脚钱，真是大年初一，发了个利市。虽然嘴上说“用不着”，但那闪亮的银元，给他增添了力气，小篷船像脱弦的箭那样，飏飏地在苇丛里的河道上穿行着。

1947年底，1948年初的那个春节，就这样在石湖的浓雾中，开始了它的一天。哦！多么阴冷的日子啊！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年节也过得冷冰冰的，甚至连稀疏的鞭炮声，也是哑哑的，有气无力的。好了，总算快到目的地了，虽然沙洲还在浓雾的隐蔽底下，看不真切，但啁啁啾啾的鸟鸣，却透过这密密的屏障，传进她的耳朵里，这使她放下了一颗心。尽管那是怕冷躲在鸟窝里凄凄惶惶的叫声，但也表明了沙洲上是平静的，不曾发生过什么意外。有谁能比游击队更熟悉这片人迹罕至的沙洲呢？

只要稍有一点动静,那些鸟雀就会惊起,仓皇不安地飞着,半天也不肯平息下来的。现在,沙洲上静悄悄的,静得连小鱼唼水的声音都清晰可闻,她的心安了。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出现了一丝倦意。的确,她太累了。过去的四十八个小时里面,紧张的接触,频繁的遭遇,血淋淋的白刃战,生与死的决斗,连喘口气的功夫都得不到。她回想起来,离开沙洲的这两天两夜,如同恶梦一场地度过去了。一路上提心吊胆唯恐发生不幸的预感,当她跳下了船,站稳在沙洲土地上的时候,也完全消逝了。想到马上就会见面的她那负了重伤的丈夫,想到终于搞到手的特效药,想到有足够的时间来得及转移,两天来,第一次脸上出现了笑容。

她向老晚告别,并且说:“这兴许是你一辈子头回赶了个早,真不容易,谢谢你!”说罢,踩着湖岸边细细的白沙走了。但是,没走两步,站住了,回过头来,痛惜地望了一眼舱板上白花花的银洋,实在舍不得啊!揣在身上多少年的心爱之物呀!然而再宝贵的东西,也得让位于对丈夫深沉的爱情。只要他游击队长活着,她一个做妻子的,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呢?

老晚知道这个杀伐果断的女人,是说话算数的,决不会给了钱又讨回去的。然而她扭回头来时的那股神色,使他懂得这五块银元的分量,于是他一块一块地拣了起来,放在手里,望着那个游击队的女指导员走进雾中。就在她身影快要被浓雾吞没的时候,他听到一条粗浊的嗓子在吼:“什么人,站住!”

老晚吓了一跳,连忙站起来,扒开芦苇看去,只见一个斜挎着勃朗宁手枪的武装特务,三步并着两步地追赶着那位女指导员。糟了,老晚由不得替她捏把汗。但是,影影绰绰地,看见她猛地站住,车转身,手起枪响,那个正奔跑追赶的特务,好像被人绊了一跤似的,脸朝下仆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死得没有再那

样干脆的了。这一切，全在一眨眼功夫里发生的。老晚瞪大了眼，痴痴呆呆地望着，张口结舌，像傻了一样。然而，他刚刚清醒过来，只见芦苇丛中，蹿过来一个黑影，像一头伺机偷袭的野兽，连半点犹豫都没有，那分残忍，那分狠毒，直扑到她身后距离只有几步的近处，才朝她致命的后胸开了枪。

她踉跄了两步，站稳了，还回过头来，瞪着那熠熠发亮的眸子——那是老晚终生也忘不掉的——看了这个开黑枪的一眼，然后才倒在了湖岸洁白洁白的沙滩上。

当这个开黑枪的家伙，掉转身子，偏过脸来，老晚差点吓晕了过去。哦，可怕啊！是他，没有错，看得清清楚楚，是他。老晚像挨了沉重的一棒，失神地倒了下来。

五块银元跌在了舱板上，这亮晶晶的银元，是一个女人的生命象征啊！她像一颗闪烁着强光的彗星，在那残冬的最冷的日子里殒逝了。

沉沉的迷雾啊，越来越浓重了，大概永远也不会消散地弥漫着、笼罩着。

湖面上的迷雾终于开始在消散了。

三十年过去了，眼前的氛围变得明朗一些，较之早些时候，情况要好得多了。

黎明前，这位当年负伤的游击队长，划着舢板来到湖心岛上，满天浓雾，使得咫尺之外，仿佛壁立着视线穿不透的屏障，连在船梢划桨的小助手都瞧不清楚。好像在这天地间，只存在着他老哥一个似的，除了欸乃寂寞的桨声，实在让他感到压抑和困惑。这使他想起刚刚走过来的十年，大概人类在登上另一星球探险时，很可能产生这种被摒弃的感情吧？

他后悔起这么早，冒着茫茫大雾，钻进冷森森的石湖里来。本来，他只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才带回一副钓竿，鬼才相信千里迢迢地奔回故乡，是为了钓鱼玩。无论说给谁听，谁都会哑然失笑的。然而，现在看来，这鱼是非钓不可，所以他不顾主人的劝阻，不顾自己长途旅行没有歇过乏来的困顿，鸡叫头遍，就把老林嫂全家都惊动了。这样一来，劳师动众，合宅老小都在为他这位贵客嘉宾下湖钓鱼忙碌着、张罗着，以至惊动了那小小的渔村。目的倒是达到了，但也未免太早了点，甚至此时此刻天色还算不得大明。

现在，这位上了年纪，但并不显老的领导干部——呵！这种人的派头，一眼就让人瞧出来的。在岛子的回湾处，物色到一块可以安身立脚之地，便舒展开腰板和胳膊，来了一套八段锦。哦，看上去，这还是一个挺直结实的汉子，甚至都能感到他的关节咯吧咯吧响，充满了力量。他不慌不忙地坐在岸边的树墩上，心想：该不会再有什么干扰了吧？说不定倒是他来干扰别人安静的时刻了！譬如这回终于成功的故乡之行。他想着想着笑了。于是，摸出了雪茄，先消消停停地享受一番口福再说。然而，真是败兴，火柴在上岛蹚水时弄湿了，没有办法，只好把烟叼在嘴上，权当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可笑啊！他想：休看我们都是燧人氏的后代，但如今谁能掌握钻木取火的本领呢？也许物质文明使人逐步变得软弱，过去的十年，有多少骨头缺乏钙质的人，甚至好像醋泡过似的，禁不住半点风风雨雨。看那个躺在舢板里仰脸大睡的渔家孩子，使他多么羡慕啊！倘若他如法炮制一下，保险会着凉感冒，波及那颗已经粥样硬化的心脏，至少要被医生，尤其是他的老伴，强迫住上几个礼拜的医院。而且他从来不曾睡得如此香甜，服用

鲁米那也不灵,真教他嫉妒。所以这位远方来客,天不亮就被石湖波涛吵醒了。

但是,湖里的水族们兀自还在沉睡,至今尚无半点动静。既然如此,好吧!他便俯下身去,捧水拭了把脸。温馨的湖水,使他感到舒适惬意,长途跋涉的辛苦,基本上也就无所谓了。本来,他可以坐飞机直达省会,然后,再由熟人搞辆小车送他回到石湖,那是再正常不过的途径。他偏不,因为他这次回乡,有他自己的目的,要寻找一把能够打开三十年来旧锁的钥匙,所以他不愿意落入官方或半官方的包围之中。坐硬板车,挤三等舱,一路颠簸,浑身骨头差点没散了架,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石湖。

雾稀薄得已无碍于视线了,整个家乡的轮廓,呈现在他的眼前,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也许存在着相当漫长的时间差距,以致山脉的峰峦起伏,湖岸的曲折走向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变迁似的,和记忆里那从来不变的陈旧线条,无论如何也吻合不到一块去。看来,人们是容易习惯抱残守缺的。他望着湖对岸那个矮趴趴的、不算高耸的山头,心里禁不住涌上来一股感伤的滋味。山头上,拂拂扬扬的树木,使得它像个长发披拂的老翁。他想起他的游击队员曾经亲昵地称呼它为鹊山老爹。三十年前,那位女指导员牺牲以后,他像折断翅膀的大雁,不得不离开飞行编队,就是被人抬在担架上,告别鹊山,离开石湖的。记得吧,老爹!这位游击队长曾经暗地里向你许诺过,伤一痊愈,立即回石湖来。然而,一别三十多年,已经是六十出头的人啰,在满头华发,两鬓严霜的年纪,才将诺言兑现,连他自己都觉得未免晚了一点。

并不是他自食其言,也别责怪他把鹊山、石湖、以及死去的亲人忘怀。原谅他吧!老爹,他确实时常在思念,而且不止一次

打定主意要回来看看。如果说以前打算回乡,是感情上怀旧的因素占主导地位;那么去年春天以来,燃烧在心头的这把火,就是要剖析开那不解的哑谜了。到了今年,恐怕对这回乡之行,更多了一层意义,那就是履行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神圣职责了。然而,无论过去和现在,对我们的主人公于而龙来说,回故乡一趟,是一桩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比唐僧去西天取经还难。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对别人是轻而易举的事,到他面前,就层层设卡,处处碰壁。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阻力?而这个阻力又来自何方?过去,他的确不曾认真思考过;现在,这位回到故乡钓鱼来的游击队长,坐在树墩上,倒要好好地想一想了。

“是这样,老爹!”他在心里对鹊山讲,“认识一个人容易,要讲到彻底理解一个人,那恐怕是很费难的了。”

于而龙记得最早萌出回乡主意的,好像是在1963年吧?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由于专家撤走,造成工厂差点停摆的局面以后,他,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实在感到累了。于是,决定回石湖去住上十天半月。美不美,家乡水么!连他老伴、闺女、儿子都嘲笑他这种要不得的思乡症,因为家乡连半个亲人都没有了。

飞机票都订妥了,那位神通广大的王纬宇,哦,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连省地两级都给通气打了招呼,安排得再妥当没有,合着眼也可以回老家了。然而,遗憾极了,开不完的会议,批不尽的文件,堵不完的漏洞,以及成堆涌来的问题,使他回想起解放战争时,骑着他那匹的卢,追赶残敌在黄河滩上,拔出了这条腿,那条腿又陷了进去一样。有什么办法?万把人的工厂,你是党委一班人的班长,想拍拍屁股休假走人,谈何容易。

好心的王纬宇敦促他迅速采取行动:“老于,横下一条心,赶